

重审经典：沃尔特·惠特曼诗歌的生态想象

叶旭军^①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生态批评作为当今一种勃兴的研究范式，其重要功用之一就是重审与重释经典作品对自然的描写，赋予经典在新的批评模式中新的阐释元素和时代内涵。在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21世纪，从生态批评视角重审沃尔特·惠特曼诗歌，对其自然观进行深层次的生态解读，展示其超越时代的生态意识对当今环境焦虑时代的生态启示无疑是对这位伟大的生态文学的先驱者最好的纪念和承传。

关键词：惠特曼；诗歌；生态想象

200多年前，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诞生在美利坚合众国这片广袤丰饶的土地上，被誉为“自然之子”的这位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至情至性的浪漫主义笔触热情讴歌了那片尚未惨遭人类工业文明大肆荼毒的大地。他声称自己“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大鸟”^②，“合着大地的泥土、树木、风、奔腾的浪花，/我会永远愉快地，微笑着唱下去”^{①①}。诚然，诗人不打逛语，他以一部诗情勃发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③唱遍合众国的“陆地海洋、走兽、鱼鸟、天空星宿、林木河山，”^{①⑥}大自然以其神秘质朴的无限风光，滋润着诗人的身体和灵魂，滋养出美国文学史上最为浪漫的诗魂。大地在诗人早期的诗篇中定格为一幅幅隽永的画面，一派岁月静好，山河永固的景象。但惠特曼绝非只是自然之美的单纯讴歌者，在他的诗章中，既有波澜壮阔的自然画卷，亦有直面大地生死轮回的生命求索。诗人信奉大地是万物之源，自然万物各有其位，各行其道，又相互依存，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内在价值；自然是人类灵魂的家园，亲近自然，回归自然，才能实现灵魂的圆满和心灵的富足；自然是衡量一切（包括道德和艺术）的最高准则，正如他在《采集日志》（Specimen Days）^④的尾声中引用马库斯·奥利勒斯（Marcus Aurelius）话说：“何为德行，只

是对自然心怀鲜活丰沛的同情而已”^{②②⑦①}。他的箴言是：“你必须做的是：爱地球、太阳、动物”。^{⑤①}当我们在21世纪愈发深重的全球生态危机中回望2个世纪前这位伟大的“自然之子”，重审其气势磅礴的浪漫诗作，领悟蕴涵其中的超越时代的自然观，再比照当下风行的环境哲学流派，我们不难发现其质朴前瞻的生态思想对当今环境焦虑时代人们智慧的启迪和心灵的抚慰。

—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盛赞《草叶集》是“美国迄今为止所能奉献的最具才情和睿智的非凡作品”。^{①①⑦④}“才情”、“睿智”、“非凡”昭示了诗集恢弘的气势、深邃的思想和超越时代的洞见。当21世纪的我们以生态批评的眼光重审这部诗集，我们依然为其宏大的生态视野和跨越时空的前瞻眼光而诚服。用时下流行的话说，这是一位有“大格局”的诗人。他的好友被誉为“美国乡村圣人”和“大自然向导”的美国资深自然作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如此评价说：“他不是小山谷、荒野的诗人，而是大地和宇宙的诗人”。^{③①}这位宇宙的诗人信奉包罗万象的大自然，他任由诗歌想象的触觉漫游于天地之间，在奥妙无穷的宇宙间汲取智慧和灵感，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夜里我打开天窗观看散布在远方的星系，
我看到的一切再乘以我能计算的最大数字，
也只不过达到更远星系的边缘。

……

无论你看得多么遥远，在此之外有无限空间，
无论你算得多么长久，在此之外有无限时间。^{①①⑨⑤-⑨⑥}

当诗人的视野被茫茫宇宙所拓展，灵魂被无尽的悠

^①叶旭军，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②“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大鸟”为惠特曼于1872年创作的一首诗的题名，该诗收入在当年新版的同名诗集中。

^③本文《草叶集》译文大部分选自邹仲之《草叶集》的中文译文版，并对几处译文稍作调整——作者注。

^④《采集日志》的题名采用了朱新福教授的译名，部分译文选自张永波的中文译版，但对译文几处稍有修改——作者注。

远所充盈，他的心灵、他的宇宙观是自由开放的。与茫茫宇宙相比人类是何等的渺小，地球上的人类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大千世界的无尽奥妙人类如何能悉数参透，人类自诩为地球主宰者的那种“我主沉浮”的豪情又将如何安放？广袤无垠的宇宙映照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无知和傲慢。“那闪耀着行星的天穹就一直在向人类的骄傲、荣耀和野心提供着最微妙、最深刻的批评”^{[2]107}。面对苍茫宇宙诗人对自然的一颗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他在《草叶集》中写道，“看那伟大的宇宙，万物结合在一起，多么完美”^{[1]123}；“你，还有你，世界，/你广袤的地域，丰富多彩，尽管不同，尽管疏远，/统统被你合拢为一体——一种共同的全球信念，/所有生命共享的不可分割的命运”^{[1]231}。诗人以宇宙情怀审视地球上的万千事物，信奉宇宙自然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内的所有物种休戚与共。这些诗行折射出的生态意蕴契合了当代生态整体论所倡导的“万物是一，生生与共”的理念。生态整体观源远流长，西哲赫拉克利达（Heraclitus）主张“万物是一”，倡导人类遵循自然规律，敬畏自然，善待世间万物，认为那是一种高贵的智慧；东方贤哲庄子则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⑤，信奉万物各有其类，各有其状，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纵使变化万千，但其本质都是“道通为一”。而20世纪杰出的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是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创始人，其《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可谓现代生态整体主义的发轫之作，被奉为生态文学的圭臬。利奥波德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Integrity, Stability and Beauty），呼吁人类尊重并保护地球上每一物种“继续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权利”。人类也只是地球生命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的生物市民（biotic citizens），而非主宰者，倡导照拂世间万物的大地生态伦理，给予人类之外的生物应有的敬畏、尊重和生存权利，^{[4]204-205}因为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都是神秘复杂的大地生物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人类人为恣意的干预将会带来生态系统无法预料的大灾变，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的完整、和谐与稳定是其所有成员生命之依托。在惠特曼看来，那完整稳定的生态系统乃是“万物之母”（Mother of All）：

我看见万物之母在那里，
向前注视，纵观一切，守望良久，^{[1]416}

大地——“万物之母”的隐喻性联想功能凸显了生态伦理三个层面的意蕴：万物同源，众生平等；大地乃是所有生命之依托，失去了大地的庇护，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将共坠万劫不复之深渊；人类，自诩为大地上最具智慧的生物，理应负起这个地球大家庭的生态责任，守护大地母亲，守望地球所有生灵生死与共的袍泽之谊。

惠特曼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其为数众多的生态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其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我相信一片草叶不亚于行天的星星，一只蚂蚁、一粒沙子和一只鸬鹚同样完美，雨蛙是造物主的一件杰作，匍匐蔓延的黑草莓能够装饰天国的宫殿。”^{[1]68-69}在诗人看来，无论是卑微的一片草叶，还是渺小的一只蝼蚁，它们都有其存在的生态价值，都有其生命的意义和华彩，都有我们人类无法参透的奥妙玄机，因此不应以人类膨胀的心态去睥睨非人类的世界，去揣度造物主的神秘安排。“不因为乌龟只是乌龟就说它没有价值，/林中松鸦从没学过音乐，它的叫声我听起来却很美，/那栗色母马的一瞥让我为自己的笨拙羞愧”^{[1]48}。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其内在的教益”^{[2]48}，他以一颗谦卑之心参悟世间万物的爱与轮回：“我将自己献给泥土，从我至爱的草中生长/假如你要再见到我，就请在你的靴子底下找寻吧。”^{[1]100}人类只有心怀敬畏谦卑之心，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尊重非人类世界的利益，与世间万物生生与共，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生态大家园，而作为地球最高智慧的生物，担负起更大的生态责任，守护大地母亲，顾念地球上万千生命的整体利益，地球母亲的生态蓝图才能得以实现。

二

虽然十九世纪的大自然依然山清水秀，风光无限，流泻于诗人笔端的亦多是令21世纪雾霾笼罩下的我们无比艳羡的纯美景致：

苹果园，花朵压满千树万树，
远远近近的麦田，像翠绿的地毯，生机勃勃；
每个早晨都带来永恒的不会衰竭的清爽；
午后温暖的太阳，黄色金色透明的雾霭；
挺拔的丁香开满紫色白色的花。^{[1]587}

想必当今的诗人是不敢轻易用“雾霭”来描摹四野风光，以免遭较真读者的质疑，是“雾”还是“霾”，然而随着十九世纪人类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和物质需求的不断攀升，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已初见端倪。“我看见捕海豚的人，我看见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上的/捕鲸队”、“我看见人们在草原上追杀野牛，要它的

^⑤摘自《庄子·杂篇·寓言第二十七》

皮”。^{[11]65}诗人在写下这些诗行时未必有蕴藏明确的环境意识，但无意间昭示了日后人类无度的消费欲望与自然间剑拔弩张的态势，后世日本捕鲸船在太平洋上对鲸鱼大开杀戒，与绿色环境组织在海上武力对峙的画面就是最好的注脚。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在《龟岛》（Turtle Island）中写道，“一场人类对地球的战斗。当它结束时，山狗没了藏身之地”。^[5]可当它们——人类在进化长途旅行中的生物同路者^{[4]109}全都消失时，我们人类又何处藏身？我们连诗中悲歌的孤鸟都不如，谁又会为我们人类唱首挽歌？西方学者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在《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Valuing the Earth）一书中警告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实际上已是征服的最后一幕，剧终也许为时不远了”，^[6]此番论断绝非危言耸听，人类只有收起一贯的张牙舞爪，抛弃根深蒂固的“自然支配论”，谨记古老质朴的生态黄金定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才不会把人类自己的命运唱成一首“不顾一切的绝望之歌”。^{[11]288}

惠特曼后期作品的生态意识更为浓郁，对环境问题也表现得更为直白。在《采集日志》中，他不无忧虑地告诫，“树的问题不久就会变得严重。尽管大西洋斜坡，落基山脉，以及密西西比南部峡谷，树木茂密，但这里，依然有成百上千英里的土地，既没有一棵树生长，还经常遭受无端的破坏；那些为大草原各州未来几代人着想的决策者，当务之急是好好想想森林的培植和扩大。”^{[2]181}诗人的这番担忧印证在了近两个世纪来大多数原始森林的命运上。人类的肆意砍伐、焚烧耕种以及无度开发已经破坏了地球上绝大部分的原始森林，严重影响到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和水循环系统，并危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人类对原始森林的砍伐由来已久，在惠特曼频遭后世生态学者诟病的诗作“红杉树之歌”（“Song of the Redwood-Tree”）中，尽管伐木是以另一满怀豪情的主题被呈现出来，但它无疑是一首别样的森林挽歌。在诗中，诗人以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处理手法，道出临死的参天红杉树“对景舒啸，壮怀豪逸”，自愿让出它们世代生长的地盘，成全人类发展的需求。诗人用“悦耳”、“欢乐”、“壮丽”、“满足”、“默契”、“欣然”等字眼衬托出红杉树是何等的心甘情愿，“的时候就倒下去，终于了无牵挂，/消失了，成就别人。”而后，“大自然长久准备的没有开垦的田野，寂静的循环演变，/年代缓缓稳步地前行，蛮荒的土壤在成熟，丰富的矿藏在/地下形成，/终于人类来

到了，接管了，占有了。”^{[11]238-239}美国学者霍华德·纳尔逊（Howard Nelson）抨击说，“该诗对19世纪人类大开发的大肆鼓吹令21世纪的读者心惊肉跳”；^[7]而作家盖·威尔逊·艾伦（Gay Wilson Allen）则感叹道：“我想起还有哪一部文学作品如此毫无心机地暴露了19世纪美国的国家意识——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无心之举。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它昭示了人类对自然资源不可避免的掠夺态势”^[8]。也许我们更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诗人在这首诗中表现出的有意或无意的人类中心主义臆想。惠特曼成长于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上升期，见证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疆域扩张运动，深切感受到“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威力和感召，因此，在当时沃野千里、山林葱郁，生态危机尚未爆发的年代，诗人或许只是借用红杉树这一意象来抒发对国家民族大发展的那份壮怀激烈。这在他的诗章中多有表现，如“我听见美国在歌唱”（I Hear America Singing）、“从巴门诺克开始”（Starting from Paumanok）、“向世界致敬”（Salutau Monde!）、“拓荒者！啊，拓荒者”（Pioneers! O Pioneers!）、“向印度航行”（Passage to India）等等。倘若诗人活在21世纪的美利坚合众国，那么他的《红杉树之歌》想必会是一首极富生态气象的生命之歌吧，毕竟在他后期的《采集日志》里，处处渗透着强烈的生态意识。尽管，在一些生态学者的眼中，这可算得上是一首反生态的诗（anti-eco-poetry），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大自然如何在人类豪迈自负的开发和掠夺中，一步步地沦陷，经过200多年岁月的发酵，已是当下的满目疮痍，不忍卒睹。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企鹅版）的序言中面对无处不在的环境危机，不无感伤地说道，“我们正在失去英语诗歌的一半主题”。^[7]春天寂静了，森林毁灭了，河海污染了，诗歌还能走多远呢？21世纪的“惠特曼”们是绝没有这样的生态资本和底气创作这样调门的一首《红杉树之歌》。在此有必要提上一笔，北美红杉仅分布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海拔1000米以下，南北长800公里的狭长地带，是植物界的“活化石”。

三

在西方的生态话语体系中，有三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它们互相博弈、互相抵触而又互相交织在一起：一是把自然作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和归宿；二是视其为研究的对象；三是看作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8]58}惠特曼痛感人类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工具化和客体化，呼吁人类亲近

自然，融入自然，把自然视为与人类具有相同主体性的可灵肉相融，灵魂沟通的对象。约翰·巴勒斯在评论惠特曼与自然的关系时说：“他不仅仅是一位自然的观察者，他全身心地融入自然”，^{[9]41}惠特曼在《采集日志》中处处呈现的与自然的相互交融佐证了巴勒斯所言非虚：“当我在草上缓慢地散步，太阳照射着，足以显示出随我移动的影子。我似乎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和它们一样健康。自然是赤裸的，我也是赤裸的。”^{[2]55}诗人在与自然建构灵肉交融的过程中，开放身体的每一处毛孔，每一个感官，在畅快淋漓的生态审美中，去体悟自然无尽的奥秘和对人类心灵的滋养和启慧。在与自然的交融体验中，他看到了万物之母包容一切的伟力，看到生死轮回永恒之魅力，见证世间万物所蕴藏的生命智慧。

大地慷慨大方，毫无保留，
大地的真理一直就在身边。它们也不隐藏，
它们平静、微妙，非印刷品所能表达，
它们渗透万物，乐于传扬自己
……
大地不争辩，
不悲哀，无安排，
不尖叫、不匆促、不劝说、不威胁、不承诺，

在惠特曼看来，滋养万物的大地是庄严缄默而又慷慨仁慈的，它渗透于万物的真义，只待人类去参悟，“我向你发誓，那里的圣洁之物美得超越了语言所能描述”^{[1]76}，人类只要怀着一颗虔诚敬畏之心去体验，去感悟，“雄辩而缄默的伟大母亲，她的话对于她的儿女从不会落空”。^{[1]252}面对囿于人类文明社会，游离于自然太久的现代人，惠特曼由衷地告诫说：“那么离开吧……离开‘社会’……走吧，去领略原生态……走吧，放飞你的灵魂……返回我们所有人赤裸的生命之源——返回伟大、寂静、野性、接纳一切的母亲怀抱！”^{[10]782}浸润于自然的诗人，感受着自然智慧的启悟，认为自然才是评判世界万物的终极标准，表现出极具前瞻性的生态批评思想：

任何理论如不能证实大地的理论，便无足轻重，
政治、诗歌、信仰、行为等等，如不能像大地一样广阔，
便无足轻重，
如不能面对大地的精准、活力、公平、正直，便无足
轻重。^{[1]254}

至此，诗人完全抛弃了西方哲学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体观念，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者，相反，自然才是地球文明最终的审判者。“大自然才真正是一切，是法则、标记与证明的最高结果。……我设想，整个新世界的政治、理智、宗教和艺术，如果没有自然成分作为主体，作为它的健康成分和美的成分，美国的民主就不会兴旺发达，就不会变得英勇强大”。^{[2]269-271}同理，自然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不是自负狂妄的人类可以睥睨的、可有可无的“他者”，自然的“不在场”、“缺席”，导致人类文明发展的异化、断层，引发生态危机的频发。人类只有回归自然，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对自然心怀一颗虔诚敬畏之心，才会收敛起征服自然的跋扈嚣张之势，才会对世间万物怀有一颗自省悲悯之心，开启人类绿色救赎之路，地球生态文明才会绵延万世，“无远弗届的大地上才能永远盛开繁茂的苹果花”。^[11]

参考文献

- [1] 沃尔特·惠特曼著，《草叶集——沃尔特惠特曼诗全集》[M]. 邹仲之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 [2] 沃尔特·惠特曼著，《典型的日子》——惠特曼随笔[M]. 马永波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
- [3] Burroughs, John. Whitman: A Study[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896: 4.
- [4]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5] Snyder, Gary. Turtle Island[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4: 23.
- [6] 赫尔曼 E. 戴利、肯尼思 N. 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 马杰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62
- [7] 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2: 22.
- [8] Killingsworth, M. Jimmie. Walt Whitman and the Earth: A Study of Ecopoetics (Iowa Whitman Series) [M].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4.
- [7] Nelson, Howard, ed. Earth, My Likeness: Nature Poems of Walt Whitman[M]. St. Albans, Vt.: Wood Thrush, 2001: 5.
- [8] Allen, Gay Wilson. How Emerson, Thoreau, and Whitman Viewed the Frontier. [J] In Toward a New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Arlin Turner, ed. Louis J. Budd, Edwin H. Cady, and Carl L. Anderson, 111–128.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26

[9] Mazel, David. ed. 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cism[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1: 41

[10] Whitman, Walt. 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 (M). Washington,D.C.: Library of America, 1982.

[11] Whitman, Walt. The Complete Poem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Francis Murphy[M]. Penguin Books, 2004: 67.